

你所不知道的
一级馆

天一阁博物院

名楼藏珍本
书香飘海外



天一阁博物院西大门。

天一阁博物院供图



清代万斯同《明史稿》手稿。天一阁博物院供图

名楼渊源

来到天一阁博物院西大门，门厅上方悬挂“南国书城”匾额，这是国画大师潘天寿1962年所书。两旁的对联则是文献学家、上海图书馆原馆长顾廷龙的手笔。1981年，顾廷龙来天一阁访书，用钟鼎文写下了这副对联：“天一阁源长垂远，南雷深意藏久尤难。”上联说天一阁源远流长，下联包含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作为“外姓第一人”登上天一阁的典故。

在天一阁建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，范氏藏书为私家所有，秘不外宣。直到清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，黄宗羲打破这一禁令，登阁、抄书并写下《天一阁藏书记》，文章开头即感慨道：“嗟叹读书难，藏书尤难，藏之久而不散，则难之难矣！”此后，天一阁声名日隆，受到广大读书人推崇。

迈入西大门，首先看到一尊手持书籍、正襟危坐的铜像，这便是天一阁的创建者——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。

“范钦是浙江鄞县人，平生喜欢收集古代典籍。”天一阁博物院讲解员楼卓怡介绍，范钦既能接触到仅供官员阅读的各种书籍，又有机会到不同地区搜书，加之他本人藏书眼光独特，因此他的藏书不仅数量多且极具特色。天一阁博物院副院长饶国庆告诉笔者，现存的范钦藏书中，最引人瞩目的是大量明代方志、政书、科举录、实录、诗文集等。“这些书在明代不怎么被人看重，因此流传不广，到了清代就存世稀少，到今天更是罕见。”饶国庆说，“比如流传至今的271种明代方志和大量乡试、会试科举录，一半以上都是海内孤本，对研究明代历史和中国文官制度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。”

继续向前，来到东明草堂。东明是范钦的号，东明草堂则是范钦在天一阁建成之前藏书的地方，由于面积小，又跟住宅区相连，容易失火，范钦决定新建一座独立的藏书楼，也就是天一阁。天一阁建成后，草堂不再藏书，只当作书房和招待宾客的场所。

与东明草堂一墙之隔的范氏故居，原是范氏家族的生活区域。站在范氏老宅的东厅朝东望去，天一阁藏书楼映入眼帘。两座建筑之间有高墙围绕，还夹着一个甬道，将生活区与藏书区隔开。“这是范钦为了防范火灾波及藏书楼而作出的精心安排。”楼卓怡介绍，故居东侧的3座雕塑引起了笔者注意。

正中的雕塑是晚年范钦，左侧是他的长子范大冲，右侧是他的二儿媳。雕塑展现了范家分家产的故事：范钦晚年准备分家产的时候，二儿子已去世，由二儿媳代表二房。范钦不希望自己辛苦搜集的藏书分散流失，便把家产分为两份，一份是万两白银，一份是所有藏书，并要求子孙后代也不能分书。长子范大冲选择了继承藏书，后来还完善了天一阁的管理制度，如“书不出阁”“子孙无故

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”等。正是靠着精心的管理和严格的族规，天一阁藏书才得以一代代传下来。

从范氏故居向东，走过甬道，就来到了天一阁。天一阁又名宝书楼，因阁楼二层悬挂着明隆庆年间宁波郡守王原相所书“宝书楼”匾而得名。

“这座二层小楼自明嘉靖末年建成后一直没有大的变动，只在清初、清末和民国时期有过3次大修。”楼卓怡介绍，范钦藏在楼中的书籍曾多达7万余卷，后来逐渐散失，目前范氏原藏书仅存1.3万多卷。不过，相比明清以来其他著名藏书楼，天一阁藏书能有上万卷保存至今已是非常难得。

“为四库献书是天一阁历史上的高光时刻。”饶国庆说，为纂修《四库全书》，乾隆帝下诏钦点江南藏书家献书，范钦八世孙范懋柱打破“书不出阁”的祖训，进呈638种藏书，后被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收录473种，为当时藏书家中所献最多。为奖掖范家，乾隆钦赐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万卷，另赐铜版画《平定回部得胜图》《平定两金山川图》各一套。如今，这3套御赐珍宝存放在宝书楼内描有双龙戏珠图样的“龙橱”中。

在宝书楼参观时，笔者不禁产生疑问：

方影依梦

地处阴雨绵绵的江南，这座木结构建筑何以能水火不侵，让书籍一直保存完好？乾隆也曾对此好奇，命杭州织造黄著来天一阁调查。黄著调查后总结出几点：一是左右用砖砌墙，隔绝火源；二是书橱前后开门，两面贮书，通风透气；三是书橱下放置英石，吸收潮气；四是阁前凿池，储水防火。此外，天一阁的名字也大有寓意。传说建楼之时，在楼前挖水池，土中隐隐出现“天一”两字，范钦领悟了“天一生水”的意思，将藏书楼取名为“天一阁”，又将一楼辟为六间，二楼打通为一间，隐合“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”的说法，以达防火之效。

步入东园，便来到天一阁博物院的第二个参观区域——园林休闲区。这里曾是南宋宰相史弥远“观文府”的花园，在明代则是吏部尚书闻渊“天官第”的花园。如今呈现在游客眼前的这座园林是1959年重新修建的，直到1986年才完全建成。

东园四周围廊，西侧凿有大池塘，号“明池”，园名与池名结合起来就是天一阁创始人范钦的号“东明”。园东侧迁建、平移宁波各地文物，布置成多处雅致的景点。

穿过百鹤亭，来到收藏书法艺术作品的凝晖堂，这里陈列着唐代以来诸多《兰亭序》摹本，其中最著名的是明代摹勒上石的“神龙本”《兰亭序》。

“神龙本”《兰亭序》为何珍贵？饶国庆告诉笔者，《兰亭序》真本随葬于唐太宗昭陵，后世所传版本众多，当今学者多认为“神龙本”最近真迹。“神龙本”是唐代书法家冯承素的摹本，因其前后有半个神龙印而得名。“神龙本”《兰亭序》分摹本与刻本两种形态，摹本指双勾填墨本与临写本，刻本则是刻在木、石上以供传拓之本。古书画碑帖专家、国内《兰亭序》书法研究“第一人”王连起指出，天一阁藏《兰亭序》是所有“神龙本”《兰亭序》的最早刻石，即所有“神龙本”《兰亭序》的“祖本”。不少书法爱好者慕名来到天一阁领略王羲之书法的风采。

古籍珍藏

位于天一阁博物院北侧的北书库，是1981年建成的现代化藏书楼。如今，北书库一楼与二楼用来存放普通古籍，三楼是古籍修复中心。

走进北书库，透过玻璃可以看到一排排整齐的书柜。这些书柜都是天一阁定制的，外层为榆木材质，里边的搁板是樟木。书柜一般是前后开门、两面贮书，古籍平放在搁

板上，书籍之间放着白色袋装芸草。

“这种草具有强烈的香味，能够防蛀驱霉，起到保护书籍的作用。”天一阁博物院古籍地方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周慧惠告诉笔者，“芸草辟霉，英石防潮”是天一阁旧传藏书方法，至今依然沿用。

天一阁现藏古籍16万余册，其中善本有3万余册，分为经、史、子、集、丛。2010年，天一阁又建造了新书库，基本实现恒温恒湿，更有利于书籍保存。

走入新书库中的善本库（非游览区），笔者问道：“何为善本？”“善就是好，善本就是好书的意思。”周慧惠解释，古籍分为四级，一二三级是善本，四级为普通古籍。天一阁博物院藏善本的来源主要有三：一是范氏原藏；二是宁波知名藏书家的捐赠，如朱鼎煦别有斋、冯贞群伏虎室、孙家濠蜗寄庐、张季言樵斋、杨容林清防阁等；三是宁波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的移交。“天一阁藏书的品种和数量虽然比不上国家图书馆等一类图书馆，但其特色鲜明，价值非凡。”周慧惠说。

天一阁是收藏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最多的藏书楼。据《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》统计，范钦收集的明代地方志多达415种，比《明史·艺文志》著录的还要多。在天一阁现存的271种明代地方志中，164种为海内孤本。

中国历代科举考试文献以明代保存最全。明代共开89科，天一阁原藏有明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，还有极为罕见的建文二年（1400年）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。自宣德五年（1430年）至万历十三年（1585年）连续50余科的会试录和登科录全都齐全，宣德五年以前的仅缺10种。

其中，最具代表性的要属《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》。“这是我们的‘镇馆之宝’，记载了明代第一次科举考试——洪武四年开科取士的盛况。明代以前的科举文献几乎无存，天一阁所藏的这部是现存最早的登科录实物。”周慧惠说。

天一阁博物院收藏的明代作家诗文集以及明代各种实录、政书、邸抄、官令、军令、律例、营规、学规、揭帖、招供、奏议、大阅录等也颇为丰富。

“它们是史学和司法研究者迫切需要的一手资料。如果没有范钦近30年从政、治军的经历，这些文献是难以觅到的。”周慧惠介绍，《天圣令》是一部失传已久的宋代法律文献，如今仅存残篇，它是了解北宋典章制度和人口问题的珍贵资料，对唐令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。

“天一阁藏明代白棉纸抄本堪称独步。”周慧惠说，范钦对于无力购买的好书，总是千方百计进行抄录，这些抄本笔墨精良，大多选用优质棉纸，因此经久不坏。比如天一阁收藏的明抄本《崇文总目》六十六卷是宋代大型官修书目《崇文总目》现存最早的版本。天一阁刻本也颇具特色。范钦喜爱刻书，雇有数十位刻工，使之形成规模。

“范钦所撰《奏议》四卷即是刻本珍品。《奏议》系官方文件，原稿一般藏于内阁或皇史宬，历朝皇帝《实录》中亦不可能一一收录。只有范钦本人，既是《奏议》的原作者，又是刻书行家，才有可能将之保存并付梓。”周慧惠说，《奏议》真实记录了明代抗倭斗争的有关资料。

《范氏奇书》20余种、《司马温公稽古录》《竹书纪年》《说苑》等均范钦亲自主持刻印之书，范钦诗文集《天一阁集》为其长子范大冲刊刻。《范氏奇书》《天一阁集》等刊刻版片大多还保存在天一阁中，书版树叶两相辉映。

除了明代善本，清代名家的稿本、抄本、校本也是天一阁藏书中的璀璨明珠。周慧惠告诉笔者，当地藏书家捐赠的清代（包括明末清初）古籍中既有图文并茂的彩绘本或多色抄本，又有不同时期名人精辟独到的批校与题跋。

得以流传至今。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《集韵》、清初四色抄本《蟠桃会》、清息耕堂抄本《徐文长佚草》等，都是非常罕见的抄本。馆藏清代校本中最著名的当属顾广圻校跋的《仪礼注疏》，内有顾氏批校不下千处，生动反映了清代校勘学家的工作方式与流程。”

阁闻天下

从私家藏书楼到公共博物馆，从“书不出阁”到“阁闻天下”，天一阁早已完成身份的转变。如今，天一阁不仅是传统文脉的象征，更是城市文化地标和“会客厅”。

近年来，天一阁博物院每年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近百场，取得良好反响。自2020年起推出的“天一阁夜读”系列活动，每周以具有新意的形式解读一件藏品，通过精彩的视听呈现让馆藏文物“活”起来。每逢节假日，天一阁会举办戏曲演出、汉服展示、国乐快闪等活动，让游客在古色古香的园林楼台中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。

“我们举办了多场展现中华传统礼仪文化的活动，比如去年上巳节的‘灼灼芳华’及笄礼体验活动，再现了古代汉族女子的成人礼——笄礼。”天一阁博物院活动推广部副主任王伊婧说。

今年2月，“书香衣裳又相容”包背装体验活动在天一阁博物院状元厅举行。参与者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，用天一阁古籍专用封面纸为自己的爱书“穿上新衣”。“包背装是中国古籍的一种装订形式，起源于南宋后期，在元明时期成为主流。”天一阁博物院文物修复中心主任李浩莹介绍，此活动旨在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古籍装帧形式的演变、包背装的形制特色等，通过亲手制作包背装感受中国传统手工技艺之精巧。

“作为宁波市国际交流示范基地，天一阁博物院积极搭建国际文化交流桥梁，讲好中国故事，传播中华文化。”天一阁博物院党支部书记郑薇薇介绍，2016年，天一阁藏11种珍贵古籍首次走出国门，亮相韩国“新安海底文化财发掘40周年纪念”展览；2018年，天一阁博物院参加香港国际授权展，范钦的卡通形象“阁主大大”与阿童木、变形金刚等国际文化品牌同台展示；2015年至2019年，天一阁博物院连续举办五届“在甬外国人汉语大赛”；“天一阁论坛”已举办七届，共邀请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来宁波，围绕古籍、文字、美学、文学、古建文保等主题开展研讨。

“我们还借助数字技术开展线上互动交流。”郑薇薇说，天一阁博物院推出国际文化对话节目“Tianyige Talk”，连线牛津大学、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和美国俄亥俄大学的专家学者。该活动在把海外文化知识传递给国内大众的同时，也提升了天一阁的国际知名度。今年，天一阁还将举办两期“Tianyige Talk”，对话意大利美第奇洛伦佐图书馆和意大利马拉特斯塔图书馆，让世界三大古老藏书楼联系更紧密。

“未来，我们将继续策划开展特色文化活动，运用新媒体新方式加强传播，让天一阁更有‘国际范’，让书香飘得更远。”郑薇薇说。



天一阁博物院的古籍修复师精心修复残损的古籍。胡学军摄（人民图片）



明代《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》。

天一阁博物院供图